

陳學士文集
二



陳學士文集

(二)

陳儀著

陳學士文集卷三

序一

柳廬四書集解序

聖人之言如日其光無不燭也。人不能正視。惡能辨其真色哉。眇者生而不識日。扣槃揣籥。自解自障。豈有既耶。凡不識聖人之言。而依家作解。是皆眇之語日也。然則無解可乎。曰。惡。惡可言與言合。言與無言合而成書。析言與言。析言與無言而離之。肌擘理分之餘。乃得絲牽脈貫之妙。如丁解牛。譟然也。如風解凍。渙然也。解亦胡可少也。故善解者。以不解解之。非不解也。昔之解者。百家其俱是也。其俱非也。耶。其或是也。其或非也。耶。吾正之以聖人之言。於聖人之言。有譟然者。有渙然者。口不能言。舌不欲語。於是以吾之心。用百家之口與手。代吾言。言。代吾語。語。我固未嘗解也。雖然。三十幅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轂之用。譬之蜂採花成蜜。花又不損。蜜又早成。此善集之效也。柳廬解四子之書。集百家之說。其攻也輪。其和也蜜。吾是以云然。吾因之有所感矣。吾嘗有志乎斯事。二十以前。曾手纂朱紫陽之語。解大學中庸。如采鑛金。如拾玉屑。不相融浹。旋就拋置。已而授徒天津。屏居主人之別墅。人事既絕。神明澄徹。聖賢之言。窺其稍稍。乃日與諸生坐長林。臨大河。掉舌抵掌。當是時也。頗自謂譟然渙然。欲筆之卷帙。以志所見。而嬾不自力。訖無成書。柳廬積四十年之勤。藁十餘易而成。是編其好學篤信。弗可及也已。今予之齒。雖少於柳廬。而

僕僕索長安米。神氣凋悴。胸胃塵土。迴思樹下所談。若追理殘夢。豈復可得哉。不禁循覽是編。而爲之傍徨三嘆也。因書於其卷之後。

甘忠果公專祠詩序代蔡大宗伯

忠果公致命之四十二年。中丞公奉命持節。開府於滇。至則拜公主於三忠祠。哀慕流涕。自矢所不繼。先公之志。煦茲滇人者。有如日。於是窮日夜。殫思周諏。凡民所欲及不便。下令罷行之。諸大僚益厲雅操。親民之官。若令長。無不下拊循其人。上求當於中丞公。訟者平。役者休。租賦之外。無所與。滇人大和。父老謂其子弟曰。忠果公死。而爲神此邦。福吾人。呵禁妖厲。吾有不得乎天若人者。禱忠果公。輒著靈響。今中丞公撫公遺民。一秉公意。公實式憑之。以究當年未旣之德。德厚矣。而俎豆之報。未有專祠。其別爲公啓宇。相率告其士大夫。士大夫相與議曰。強藩作逆。吾滇人幾無子遺。今之存者。蓋鞭箠鋒鏑之餘也。忠果公早見而豫防之。裁協夫以寬民力。核勘合以肅驛政。措施之間。已足以制逆藩之驕。而奪之氣矣。方三桂僞稱康東肆悖。而陰煽羣蠻。蠻凱里等九股四十二寨。乘間竊發。一時人心惶惑。公揣知其計。置康東不問。帥師直抵凱里。且勦且撫。不數日。斬其渠魁。率服羣醜。聞風效順者。復數十寨。皆唐宋元明之所不能臣也。公威名震遐邇。於是擁得勝之師。直指滇南。逆賊計沮。遂稱康東敗遁。當是時。三桂固已膽落於公矣。嗚呼。公不去黔。則三桂必不敢發。卽發矣。公必能辦賊。夫以公之智勇。居中而扼其吭。以國家全盛之勢。環四面而蹙之。豎子計日成禽耳。何至蹂躪吾民。幾無子遺。若此哉。嗚呼。太夫人之歿於黔也。天也。太夫

人歿而公以歸葬去。去而賊以其間籠官兵而貨取之。黨援既結。聲勢已成。公雖再來而已不可爲矣。公
有料賊之識。辦賊之才。不幸不以功顯。而以節死。固不可與義憤所激。慷慨引決者同日而語也。別爲祠
而專俎豆之。固宜。於是合詞請於中丞公。而啓字乎南門之內。負五華。面崑水。左金馬。右碧雞。落成之日。
士女輻輳。牲牢簫鼓。闐咽逕沓。遠自五溪九賧。奔走恐後。羣瞻共矚。髣髴見公之靈。雲旂風馬。披髮而下。
大荒也。傳之輦下。以爲盛事。一時名公鉅卿。作爲歌詩以志之。而能詩之士。屬而和者若干人。積成卷軸。
將以遺中丞公。而屬予爲之序。予以忠果公。事在國史。名在千古。其神昭日月。挾風霆。塞天地。無乎不之。
祠不足爲公重。而何有於詩。然滇人報德之誠。君子所予。而名篇佳什。揚扈忠烈。可以鑄金石而泣鬼神。
有合於大雅之音。苟有聖人所必錄也。故樂爲之論次。竊比古詩大小序之遺意焉。

青瑤草堂詩集序

唐宋以來。詩文名家者。數十百人。獨推蘇長公。以爲坡仙。其運思以神不以意。屬詞以氣不以言。去來無
方。行止非我。蒙莊之後。一人而已。眉菴亦今日之坡仙也。風神散朗。非作達也。意性倜儻。非好奇也。與人
無町畦。而碧梧翠竹。鸞鶴適然自遠。任心無崖岸。而高山鉅谷。龍虎變化不測。與之周旋永日。清言遠旨。
間以諧笑。一觴一咏。而凡情已隔矣。矧夫挹文海而觀雲瀾。入詩林而聞靈籟者哉。眉菴之文。未嘗爲部
伍行陣。灝氣迴薄。變態百出。如龍斯噓。雷霆起於呼吸。如蜃斯吐。樓臺生於俄頃。絢縵所極。則青霞朱雲。
疏澹如何。則稀星纖月。予平生自矢。不爲凡筆。及讀眉菴之作。不覺規規然自失。如馮夷之驚心於海若。

也。每嘆長公之後。復見斯人。其詩境凡數變。童少時。發奇峭於鮮穠。在昌谷義山之間。既壯遊帝里。則喜爲鉅麗宏肆。而神韻自爾矜貴。泊待宗伯德清公。賚秦軍。徧歷關隴。伊涼阨塞之險。洪河大山之雄峻。邊雲朔月之蒼涼。曉角暮笳之悲壯。一一譜爲眉菴之詩。抗聲擊節而歌之。如誦少陵前後出塞篇。及秦州雜咏也。迨成進士官禁林。迴翔殿閣。左掖梨花。省中啼鳥之句爲多。而載酒題襟。折花贈遠。元白長慶之體。時亦有之。然眉菴未嘗規撫何人。蓋與與境會。古與情謀。稱心而出。初不自知所以然也。東坡之詩。陶冶百氏而自成一家。或以爲陶謝。或以爲杜李。或且以爲皮陸。如觀隨色珠。互說互異。而究莫名其爲何色。其斯以爲眉菴之詩而已。予別眉菴近十載。今以視學北平經過之便。以嵩恆使草見示。展而讀之。玉磬和平。朱絃疏越。諷繹之下。令人忠愛之意。油然而生。因以見聖代堂廉之交。明廷穆如之美。熙朝教化之隆。蓋駸駸乎進於雅矣。轉思坡老集中。此類絕少。跡其平生出入奔竄。曾不得久安其身於廟堂之上。而眉菴遭逢神聖。心契道合。畀以文柄。十餘年中。兩典試事。三督學政。褒寵殊尤。生館閣之光。增詞臣之氣。吾又以爲悲坡公之不遇也。抑聞之。坡公夙世爲鄒陽。而眉菴之生也。有異兆而早慧。故字之小眉。又烏知非公之後身。而詘於昔者。俾取償於今耶。因爲之序其集。而申以問之。

使秦草序代張韓城司寇

方麓蔡公。歸自使秦。出囊中稿。得詩若干首。見者爭相傳誦。爲之斂者數家。予秦人也。其山川形隘。人物風土。畱諸記睹者頗悉。今讀是編。恍閱龍眠居士山莊圖。如見所夢。所謂泉石草木。不問而知其名。漁樵

隱逸不名而識其人。悅然者久之。然欲執筆臨摹。雖形於心。不形於手。豈人之才分。固有所局而不可相及乎。今試爲之掩卷而長思。則蒼涼繚邈。葭淒露白。秋水渺瀰。接汨瀟而無窮也。爲之抗聲而歌。泠泠錚錚。清吹曉角。零榆霜而孤漢月也。又爲之緩頰而微吟。則鳳律鸞音。沖沖雍雍。宮徵之外。自成節奏也。其衍奧雄富。則洪河大山。重扼交縈。神區中拓。而天險外距也。其奇秀峭拔。則蓮花玉女。削青萬仞。武功太白。去天一握也。當其激昂振厲。則千旂萬羽。長弓大戟。俱游而齊呼。及其操縱變化。頓挫瀏漓。則風雲迴而蛇鳥轉也。穆肅融怡。祥風集而靈雨來。寥闊邈邁。太乙況而天馬下也。東坡之謂龍眠有曰。居士不置於一物。故其神與萬物交。今公使秦而卽事爲詩。亦猶龍眠之自畫其所見。蓋天機之所合。公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。或曰。天子施大慶。海內同時頒賚者。非獨公一人。而關隴河湟之士。莫不歌舞以徯其來。及其歸也。悽戀不忍別。皆慷慨泣下。賦鴻鴈者。銘其言於石。森相望。若玉林公。獨何以會之。俾不慚然而然。予曰。謝萬北征。召集諸將。以如意指四座云。諸君皆是勁卒。諸將甚憤恨之。李絳在朝。左策魏博。右揣淄青。若合符節。夫不能者。一言而失諸將之心。能者得之於千里之外。公之致此。得毋如昌黎所云。行事適機宜。而風采可畏愛故耶。然予不足以知之。故第論其詩云爾。

龍東溟詩序

東海有詩而人者。曰龍子東溟。人命之曰狂人。予求狂於人久矣。而卒不得。豈獨予不得。嵇叔夜亦不得也。有人於此。不痛而呻呼。不怒而號且罵。不喜而笑。不悲而哭。則人相與狂之。是故被其譽者不怡。遭其

罵者不忤。以瓦礫投人。人趨而避之。使穉生而能若是。雖罵鍾會而瓦礫投之無忤也。郭恕先庶幾得之。而其畫爲之祟。故猶未免乎累。東溟獨何修而得此於人哉。東溟自命曰廢人。命其所居曰玉紅草堂。命其邨曰棗邨。予謂之曰。嘻。子其爲櫟社乎。櫟社之言曰。予求無所可用久矣。幾死。乃今得之。爲予大用。雖然。吾懼子之詩爲恕先之畫也。哀其集而觀之。則不呻呼而痛。不號冒而怒。不笑而喜。不哭而悲。試與人觀之。則不痛而呻呼。不怒而號且冒。不喜而笑。不悲而哭。夫人不知其喜怒哀痛之所在。雖謂之不喜不怒。不悲不痛可也。人謂之不喜不怒。不悲不痛。雖呻且呼。號且冒。笑且哭可也。吾將使東溟抗聲而歌於燕之市。高漸離將擊筑而和之。吾將使東溟爲變徵之聲於易水上。則荆卿當浮之大白。吾將使東溟托鉢歌妓之院。鼻節哀吟。薛濤輩將以金釵貰酒。吾將使東溟爲田橫客。挽而歌。則薤葉墮淚。白楊風悲。吾將使東溟爲成連弟子。援琴而奏之。則海水汨沒。山林宵冥。羣鳥悲號。吾獨不能使東溟索解於今之人也。今之人曰。不痛而呻呼。不怒而號且冒。不喜而笑。不悲而哭。是狂人也已矣。東溟曰。不狂則祟。予何取乎。玉紅子爲我斂而藏諸棗邨之中。

玉鑑堂詩鈔序

玉鑑堂詩鈔如干卷。予友張子隱雲之所著也。寄自江甯。而屬爲之序。三請益勤。予竊以謂張子累宰大邑。繁劇爲天下最。方日夕執掌。不遑啟居。甯復有支頤嘯咏之趣哉。猶能刪舊句。綴新篇。裊然成帙。何其好整以暇若是。昔予官翰林時。與少司農苾遠王公。爲枌榆之會。同人旣集。觴酌流行。篇詠間作。或爭奇

於片言。或鬪捷於八韻。意興所至。波湧雲矗。一時流輩。謬相推許。予亦自視魁然。一旦託賢王後。乘行畿輔河渠。奔走後先。其勞且劇。尙未若張子之甚也。而機慮相關。雅懷頓盡。遂無一篇一詠者。殆幾十年。今張子於繁劇鞅掌之中。獨能支頤嘯詠。刪舊句。綴新篇。好整以暇。若是。豈人之才分。固各有所限。而不可相及者歟。何懸殊之至此也。予嘗與張子論古人詩文。以爲凡工於是者。必其人有餘於是者也。負非常之才。艱一當之遇。蘊其奇而無所施。胸中之氣。嶽嶽隆隆。不能自抑。一傾寫之於翰墨之間。或蒸如雲霞。或幻如芝菌。屈之騷馬之史。皆是物也。使其遇合當世。發皇於事業之間。有以用其才矣。何騷與史之暇。爲張子曰。不然。才之有餘者。微特餘於文章。亦且餘於事業。古之人任艱鉅。當盤錯。而神明晏然。以才之餘於事。而事有所不足爲也。夫安往而不暇。若以爲無暇。是周公無零雨之篇。吉甫缺清風之誦也。豈通論哉。予是時聽其言而志之。而不虞張子今日之能允蹈之也。相國泰安趙公。前撫江蘇軍。予曾以張子之才爲言。洎還朝。稱其治狀曰。御紛以整。遇猝能暇。彼固未嘗見全牛也。又聞張子宰常熟時。海水溢。人民蕩析。撫而綏之。皆安其所。無一人流移境外者。明年麥大稔。人不知災。今治江甯。民識官而不識吏。士知師而不知官。所謂才餘於事。而事有不足爲者。豈不已信矣乎。宜乎其俯仰湖山。支頤嘯詠。刪舊句。綴新篇。裊然成帙也。今讀其詩。骨蒼而外秀。節緩而中深。舊作多予所素賞者。近復風格超然。遐韻鏗爾。風雅之家。必能識而寶之。不待予言以爲重。記予所重乎張子者。獨以其才之多。不可爲量數。旣用之於世。功見言信矣。而以其餘者爲詩。猶復若是。然則予才之不逮。奚啻什伯而已耶。予自退閒以來。謝絕人事。

重理章句。時爲一篇以自娛。然精力衰耗。不復能求工。自校舊作。尙覺不及。若以視張子是集。蓋瞠乎其後矣。則予言果不足以重張子也。

徐君詩序

昔李唐以詩進天下士。其業是者。莫不比律應節。爭長於章句對屬之間。而奇謀遠略。雄智非常之人。如嚴武。裴度。李德裕輩。非不工詩。而未嘗以詩顯。豈不以遭時遭會。發策抒慮。成不世之功。故詩不足言歟。向使此數子者。終其身放懷山水。吟弄蟲魚之間。雖第謂之詩人可也。國家興太平。於今六十年。海內無事。風雅遞作。智略非常之士。無所用其能者。莫不束首齊足。受程有司之尺度。而銳思奇藻。旁溢橫奔。不自遏抑。則發爲詩歌。長言永歎。以寄其意之所未足。故予嘗喜觀今人之詩。謂可以得其意思所在。以陰識其未試之奇。然而其詩則是。其人則非者。多有。總之。有言之屬。皆可襲取。詩亦言也。述懷感遇。人人目以爲東山梁父之徒。而不知其才之不類也。然則非常之才。絕不可以詩得之。詩果不足以得天下士乎。然而予之得徐君也。又以詩。予始見君友人之舍。旣而君以古詩五首見贈。讀之。廉隋勁快。如其人。交其人。俠烈精銳。又過於其詩。每過予。予或過君。過而談。談事會則中其繁。談古今則剴其要。至於迎機億伏。雖小事而奇算間發。若與神謀。嗚呼。太平之世。時無闕事。事無闕人。故君無所試其奇。而紉於位。若令遭時遭會。發策抒慮。就功名如古人可稱道。無足爲君異者。而暇論其詩哉。歐陽子當有宋之隆。思求天下奇士。獨愛石曼卿。而并及惟儼。祕演。予每高其識。而心慕效之。今得君自以爲所獲足慰。而所蘊未施。獨

得以論次君之詩。其亦可惜已矣。君詩甚多。自芟刈而存者。猶若干首。寄幽思於鬼工。發鮮穠於意匠。皆可誦者。雖然。君年方壯。他日際會。爲國家屬大事。不可量。吾恐其詩又將爲人掩也。故亟表而出之。

偶然草序

東光蔣大令仁山。名其所爲詩曰偶然草。蓋自以挾掌之餘。弗能專且工。或有所作。不期其然。而不能不然。亦不自知其所以然。以是爲偶然耳。論者以爲古人之詩。皆偶然而生。其不出於偶然者。舉非其至也。勞人思婦。感時觸物。稱心而言。脫口而出。聊以攄其情之不容已。本不索解於人。或不欲令人解。而采風者登之爲樂章。卿大夫賦之以見志焉。迄今按而誦之。猶令人咏歌淫佚而不自已。惟其發於偶然。而不期其然。故能感人至此。後之作者。如攜手河梁。清晨隴首之句。悠然脫口。亦復何所爲佳。而至今讀之。別緒離愁。悽然滿目。政不必攬其全篇。而味其餘句也。至妙不關文字。情與境會。偶然得之。問之作者。彼亦何能自知其所以然耶。柴桑任真。往往冥會。李杜韋王。時造闢奧。東坡五言。古及和陶諸篇。所謂日月至焉。餘予專家。渺然莫卽。正以求工而失之轉遠也。仁山之詩。以偶然自名。其將軼近代之亂流。追風人之佚韻者耶。予曰。否。否。仁山勞吏也。令東光十年矣。上官亟易。韋弦異性。而張弛殊軌。爲之下者。或順風而揚鬪。或承流而倒尾。仁山循循。終不改乎此度也。官於是。是固吾家爾矣。民。吾家人也。事。吾家事也。善。吾誰見德。勞。吾誰見功。是故身無赫赫之名。而里有道淳之俗。下無能誦。亦無恫焉。上無能譽。亦無毀焉。識者以謂漢代循良之吏如是。然而去年秋。予遇之於河上。則頭鬚半已白矣。惟其朝不遑朝。夕不遑夕。故

行治所至如是。如是而猶能尋章句，逐聲病，爲今人之詩乎哉？如是而爲詩，必其情與境會，不能不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，以當勞者之歌也。云爾。卽以偶然名，云胡不可。

制義自序

予年十四五，便知弄筆。聞人所謂奇不可幾者，則欣然神與之馳。愛莊、愛其仙也，喜賀、喜其鬼也。人皆非笑之，以爲其子若弟鑒也。家大人獨珍之，縱其所如。十六七時，學於存夫井公，而思益壯。公評其所爲文曰：玉毫朗照，出天人之表矣。又曰：風氣至此一變，子其首倡者歟？王念菴先生時方爲古文之學，以訓後造，疑之者十八九。其從者亦不能領略其所以然。見予邑試文而奇之，遂訂忘年之交。無日不見，見則娓娓談忘晨夕。或謂先生少所可，何爲與此孺子契？先生笑曰：孺子非常人也。因指授讀書爲文之要，閒處著想，冷際傳神。此兩言先生口授也。又曰：古人之書，獨其字句在，神情意態，舌吻緩急，長短輕重之間，字句所不能傳者，須會而得之。當如少翁攝魂帳中，坡老摹影燈下耳。又曰：古人之文，順逆反側橫斜，各盡其致，正面不過一筆兩筆而已。善畫者，峯巒離立，林木森圓，水浪若有窿窪。今人之文，所謂印板山水者也。予受之以耳，印之以心，追之以手。先生每太息生平不遇知者，將老而授子，子必以文名世。我乃爲子守以待也。嗚呼，詎知予之不遇與先生等，而徒守以待不知誰之人，則又可悲。夫子弱冠時，見知於日照愚菴師。二十七，邑之士與試者，爭識其面。是秋，舉於鄉，同榜百餘人，集報國寺，同謁座師。予後至，揖而言者，目不給視，口不給應，索其文而欲爲之刊以問世。如張君長史、姜君萬青者，相屬也。予雅自喜，不欲借

人成名。卒不與。俯仰二十餘年來。擯於有司。六七而未已。家貧親老。食口近四十人。無負郭二頃之田。可以卒歲。逐逐然攜陳篋。抗冷面。蹈形勢之途。廁訓詁之位。仰錐刀之末。果溝墮之腹。怯轟隱之場。丐幽冷之地。藏寒酸之態。恣迂誕之談。嗚呼。四十無聞。其終也已。迴思當年父母之所憐惜。師友之所契許。名流之所推引。儕伍之所驚詫。其所成就。乃止於斯。悲也如何。轉復自笑矣。雖然。境則益窮。文頗加進。魚之飲水。冷暖自知。當其抽孤緒於游絲。湧怒潮於夜海。夢貽豔幻。月贈幽涼。雖無當於儒先。覺頓殊於僧父耳。去夏。爲門人王生思靖。日拈一義。積得三十餘首。錄而存之。嗚呼。導師箕尾。知己滇南。吾安所取正哉。藏之篋中。子姪輩有嗜學者。將以遺之。略序平生之故。使知予之文。雖不遇於時。而傳之有人。受之有自。歷少壯。罹窮愁。而不改乎此度也。亦猶念菴先生守以待之之意云爾。

吳井遷制義序

制義之體。莫難於代言。旣以我意爲彼意。以我口爲彼口矣。是文卽題也。題祇隻句。而文或數百言。要之數百言。不溢於隻句也。題或順布。而文以逆行。要以逆行。肖其順布也。題或層累。而文以省徑。要以省徑。了其層累也。昔人比之傳神。貴得其意思所在而已。余嘗比之度曲。低徊宛轉。音節百變。歌辭之外。何嘗增減一字耶。今之爲制義者。不知此法。文中務見題面。夫旣以文代題。而又欲見題。非二題耶。人面之上。復有一面。鮮不駭而笑之矣。至於語脈有自來。語勢有未駐。或意在彼而方發其端。或義已竟而此爲之結。若此例者。什伯而未已。一切置不問。而必欲有首有腹有尾。其爲支離割裂。壅闕而不通。甚矣。予少學

爲制義。受同邑王念菴先生指導。期於盡變此習。而嗤於人者屢矣。見予文。則曰。題惡在。予私自喜。或曰。是無首也。或曰。是未竟也。予益喜自負。見他人文。往往不如是。喜自負益甚。壬寅夏。同年潘南垞過予。言有吳髯井遷者。從龍眠來。文奇絕。子所自負而傲人。以所無者。髯盡有之。子逢一強敵矣。袖出其文。擲几上。曰。試觀之。纔展卷。讀未終篇。則肺腑浹洽。精神躍躍起。讀盡一帙。凡十餘篇。情移神奪。不復知髯之非我也。遂擲筆評。罵立盡。是後逢人說吳髯。不去口。有索其卷而觀之者。或噤不語。察之。則被嗤如予少時。并以嗤予相賞之謬。予因以己所作示之。則又激賞不去口。予竊怪之。豈予文與髯不同調耶。復取其文反覆讀之。乃自知其弗及遠甚。向所論文。在予爲精分。在髯爲麤分。凡予所謂刻露以取快。穎脫以取雋者。髯皆已脫落不顧。而其所俯仰唱歎者。則予心與手之所未經也。昔念菴嘗言。郊行見二人將車而陷於淖。老者詬其少者曰。咥之轅乎。憤之轅乎。此必駕車時。老欲轅咥。而少強轅憤。旣陷。則恨其言之不用。氣急語促。乃云云耳。然非親見其情事。而聞其聲氣。則二語豈復可解。古聖人之情事。不可見。聲氣不可聞。獨其言在耳。言不盡意。不逆其志。而詰其言。此與扣盤揣籥何以異。予聞而心志之。形於手。則未能也。今髯獨能之。將毋予之失在索解。而髯之得在不解乎。叩之而不吾告也。然予亦轉進矣。他日爲文。賞者盡嗤。不知我之非髯也。則庶幾乎髯不遇於京師。將授經山東。臨當別也。屬予序其文。予無以應。卽書是語以贈。

張天池制義序

制義之難。非唯其理之難也。而法之難。非唯其法之難也。而神之難。如度曲者。甯獨舉其辭而已。雖舉其辭。不能成曲也。抑揚頓挫。長短徐疾。於無辭之間。一聲一拍。應律合節。而後曲成焉。未始加於其辭之毫末也。題猶辭也。文猶曲也。文未始加於題之毫末。而抑揚頓挫。長短徐疾。於無字無句之間。然後能如題。不如題而爲文。吾不謂之文也。今夫寫照之難。豈徒貌其人之形而已乎。蘇子瞻燈下自見其影。就而模之。不施眉目。見者大笑。皆知其爲子瞻也。神相似也。故曰。傳神之難在目。其餘皆可增減取似也。又曰。傳神者。得其意思所在而已。苟形體具而神不偕來。見者誰能識之。制義亦然。制義者。代言之體也。代其言。則必肖其聲情氣韻。而後可。聲情氣韻。栩栩欲生。斯亦文之至也。而今之人不知也。予知之。予友天池亦知之。故吾兩人之文。皆行於無字無句之間。而不必形體之備具也。然吾兩人之文。亦有不同者。吾文多輕利。而天池則按之以沈鬱。吾文多抗爽。而天池則出之以紆餘。吾文多一往奔放。而天池則演漾纏綿。有唱嘆淫佚之致。蓋各肖其情性。而然。不能強而同也。而吾以爲未始異焉者。則法與神之內也。我無我法。而題爲之法。我無我神。而題有其神。雖欲異諸。則烏得而異諸。微特吾兩人不能異。凡前人之工於是者。舉不能異也。臨川與嘉魚不異也。義仍與熙甫不異也。略其世代。而神與法是求。則東坡之與漆園。永叔之與龍門。何異乎。若今人之文。則人人異矣。不以題爲法。是無法耳。不肖題之神。是無神耳。自以其意與辭爲之。無惑乎巴里之歌。喧於衢巷。而東塗西抹。人人自以爲顧陸也。天池弟子近百人。皆不屑誦習。今人者。天池鈔予文數十篇示之。曰。此非古人也。而予以爲吾之文。卽天池之文。而猶不若天池之文之

音和而味永也。故序其文而言其所以然。以喻其弟子。俾知伐柯之不遠云爾。

李澹明時文序代

余昔奉命視學山左。校六郡士。雋異之才。往往而有。獨惜其尙清辨而乏根柢。理致未臻。風韻雖饒。殊乖雅正。竊思國家以制科籠天下之材而收其用。將相卿大夫。舉出其中。其下者乃爲郡縣長。此皆天子所與共治天下之人。而其所由以進者。乃在乎制義。然則世之號爲時文者。用以代唐虞之敷奏也。學之淺深。心之邪正。才之通窒。皆於是乎辨。故舉於鄉。試於禮部。然後貢於天子之廷。而當其始進於學校也。則使者持節。拔其秀良。明其激勸。閱三歲。更兩試。而後反命。然則士之所以進身者。不越乎時文。而時文之所以端其趨而裁其僞者。責在學使。予其敢不慎於是。勤宣朝廷所以造士之意。務以崇實抑浮。通經稽古。相期勉。建松林書院。取士之雋異者。業其中。爲之購五經十七史。性理諸書。以肄之。而時課督焉。又令童子能通三經者。卽補博士弟子。由是六郡之士。翕然相從。一出於醇古典雅。而山左之文。爲之一變。然方其初變也。儔伍之中。必有尤雋異者爲之倡。其人必高才卓識。足以厭服衆人之心。其業必強敏精刻。足以贏出羣材之上。衆乃相與瞻其進而躡其蹤。所謂一人善射。百夫決拾。其勢固然。然則文體之變。端其趨而裁其僞。雖在學使。而鼓舞流輩而爲之倡。則二三君子之力。顧可少乎哉。李子澹明。以雋異見知於予最早。其學於書院也最勤。其文最先變。故予尤惓惓焉。澹明早慧。十歲有文名。累試輒冠曹伍。自是所見。聞余之說而樂之。期年通五經。博覽諸史子集。其爲文精刻沈摯。而出之浩然。立言具有

而議論多有發明。予每覽其一篇。輒激賞稱嗟。不能已。多士爭慕效之。癸巳。以五經獲雋。戊戌。成進士。書院之士。前後取科第者不少。而澹明聲尤籍甚。坊間人爭請所爲文。將以公之海內。澹明辭不獲已。乃哀其稿若干篇。質於余。曰。恐未足以問世。予以謂士之所以贊其身者。既惟制藝是問。而未獲者。必視已獲者道所從。如子之文。所宜亟爲流布。俾海內學者。見而慕效之。以端其趨。而裁其僞。決拾之勸。豈獨於齊魯之士哉。因爲之序。并述曩時共相期勉之意。見崇實而抑浮者。固未始不遇焉。是亦正人心之一助也。澹明有孝友至性。風骨偉然。他日必能以功業效當世。充其所言。則是集也。其行己之外篇歟。

女式集序

女式四卷。柯君狷猷之所集也。爲之斂者。同館冀君隆吉及蘇生倫五。其言質而章。指次是集之義備具。予無以加矣。獨有感於狷猷之爲人也。狷猷門胄清華。少爲諸生。一不得志。有司輒棄去。從某官某勦楚。有官勦調隸天津鎮。爲客將。射常冠其曹伍。鎮帥將以名上。授之官。狷猷固請讓其同列某曰。是實教我射。敢以一日之長。掩其上乎。帥賢而從之。久乃題授琉璃河部主。調補文安營。日與邑士大夫商榷風雅。所爲詩。婉約清麗。一往有深情。舍姪雲侶與之倡酬。籤往箋還。每苦應接不給也。而嘯歌之餘。能舉其職。上下安之。性好客而家貧。良晨雅集。一觴一豆。風味泊然。然至急難同袍。輒奮身不顧。俠激之槩。往往露眉睫間也。始予見其詩。已洒然異之。及覽所集女式。又以雲侶言得其爲人之詳。然後歎狷猷有國士之風。非徒材武之能文者而已。夫進取之際。豪傑熱中。而推善辭榮。不忘所受。沖襟高節。豈易得之今人。